

和盘托出的深情
有时也是反噬自己的利器

凤途

FENG TU
纸薇著

哲思家族“恋恋中国风”五星级长篇力作
仙界男神再度上线

重现九重天“三生三世”不了情

好的爱情，是你施予七分，
而对方恰是懂得珍惜之人。

河南人民出版社



凤途

FENG TU
纸薇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凤途 /纸薇著.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215-10834-9

I. ①凤… II. ①纸…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41086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788067)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9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200千字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第一章 仙家有女不贤淑

楔子

第二章 未惧昆仑虎山行

第三章 幻境云梦不觉醒

第四章 亡灵泽中斗凶兽

第五章 一生一世一双人

第六章 扶摇直上九重天

第七章 紫薇帝女岂容欺

目录

105-085-065-049-033-017-003-001

第九章

冰雪山中订交易

第八章

大祸临头犹不知

第十一章

一纸婚书成碎片

第十章

化险为夷许终身

第十三章

帝女竟为一死胎

第十二章

陈年旧事浮水面



结局

愿我如树为君栽

第十四章

拼死一战为所爱

291—259—233—207—177—161—145—125

目录



楔子

昆仑山建木之心被盗，天帝炸了。

陆吾神君连晚上九重天请罪，在三十二天门跪了一宿。天明时，天门云雾缥缈处缓缓走来一袭紫色高贵的身影。北极紫微大帝拍了拍他的肩膀，口气若慈父一般温柔：“小陆莫慌，此事有我担待，尽管推到我身上就是了。”

“叫谁小陆呢？少跟本座套近乎！本座还用你提醒？建木之心被盗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在场，不由你负责由谁负责？老实说，你无端端驾临我昆仑山视察，是不是有什么目的？建木之心该不是你偷的吧？”

以上是陆吾神君激烈的心理活动，表现在具体行为上是——他对紫微大帝拱了拱手，淡淡一笑：“如此就有劳帝君了。”

“好说好说。”紫微大帝将他扶起来。两人肩并肩一起去面见天帝。

昆仑山原本只是下界一座普通的大山，某年天帝下界听地仙述职时暂居此处，便将其封为别院，命陆吾看管。后来天帝干脆集天之九部灵气做成一颗树种，投下昆仑山，造了棵万丈建木，耸入天界，以方便地仙由此登上九重天述职。

那颗树种被称作建木之心，因为蕴含极大灵力，乃是仙界至宝。

往玉宵殿的路上，陆吾状若不经意地问紫微大帝：“帝君此番有何良策应对？”

紫微大帝捏着胡须想了片刻：“唔……就用我常用的那一招吧。”

紫微帝君自洪荒年代追随天帝，是天帝的左膀右臂，说不定他真的有特别的技巧可以哄住天帝，这么想想，陆吾倒也安心了。

但他万万没想到，紫微大帝一跨进玉霄殿就扑通一声跪下，膝行至天帝脚边，抱住他的大腿：“陛下息怒，都是臣的错。臣当时在建木周围游览，只看到一道光嗖一声飞过，建木之心已经不见了。都是臣的错，陛下请降罪吧！”

天帝回头瞪了他一眼，终是狠不下心：“你啊你，叫朕说你什么好？”

紫微帝君这番请罪，声泪俱下，声情并茂，声嘶力竭。

天帝将紫微帝君扶起来，反过来安抚他道：“没事没事，那建木之心上有朕的封印，就算魔族拿去也用不了。回头朕再派人下界去找找就是了。”说完，发现门口还站着陆吾，挥了挥手，“你也不必请罪了，先回昆仑山，最近多加防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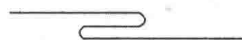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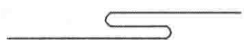
陆吾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幕，心头仿佛有一万匹神兽飞驰而过。他转身离开，身后隐隐传来紫微帝君与天帝耳语浅笑的声音。

陆吾浑身抖了一下，步子迈得更快了。

此后千年，天帝命紫微帝四处搜寻建木之心，却始终无果。



∞——第一章——∞



1

千年后。

二月十五，百花盛放，鸾凤和鸣，以山水秀丽闻名的灵台山晨起便经历了一场雨水的洗礼，雨后初晴，几道彩虹悬于山上，四海八荒的仙友踏着湿气陆续驾临。

今天是混元老祖一年一度论佛讲道的日子。原也不是什么盛事，但仙魔两界相安无事千余年，日子一天比一天乏味，难得有个凑热闹的理由，于是能拨空来的神仙全来了。

九重天上向来话痨很多，这厢十几个上仙凑在一起，场面已经像席开百桌般热闹。混元老祖素来喜欢清静，一听到外面的声音，头都疼了起来，立刻躲进密室，只等着人到齐了再现身。

这正合了其他弟子的心意。毕竟许多平日只能在画像里见到的仙君，如今都真真切切站在眼前，谁都不愿意错过这个瞻仰的机会。

三星殿回廊下，弟子们次第排开，一个个伸着脑袋往论道台张望。紫微帝家的八个儿子到了七个，并排坐在论道台上有说有笑，分外亲切。

灵台山来得晚的弟子并不清楚前尘过往，忍不住问自家师兄：“他们是自家兄弟，感情深厚不应该吗？”

自家兄弟亲厚是应该的，可如果这七兄弟都看上了同一个女人呢？

而那个招蜂引蝶、艳名远播的女人，正是老祖座下唯一的女弟子——孤月。

说起孤月，也不知她得了什么福分，从出生起就在灵台山修行，虽然挂的是仙婢的名号，老祖却对她宠溺有加，将她惯出了一副混世魔王的性子。

论道台安顿得七七八八的时候，老祖从最高殿飘然而下，落在讲席之上。紫微帝家的七位公子面面相觑后，不约而同猫下身子，钻出人群，奔向灵台山后花园。而此时的花园中，灰衣道袍的少女正翘首期盼，白玉般的脸上掩不住焦急。直到那几道身影窜进花园，她才如释重负。

“丑辰！你来啦！”少女张开怀抱欣喜地迎上去。

“滚！”紫微帝的二儿子一腿扫过去，被少女迅速躲开。她跳到了菩提树上，挂在树枝上嘟嘴，“不让我叫你丑辰，难道要让我叫你二哥吗？”

话没说完就被人捂住了嘴。一回头，却见排行老五的辰辰一脸焦急：“嘘！孤月，父君说过，不许你暴露身份，千万别闯祸。”说完，将她从树上拉下来。

这少女便是孤月，传闻中脚踩七只船的艳女。然而她的真实身份却是紫微家最小的公主，排行老九。

北极紫微帝奉天帝之命，掌日月星辰，四时节令，在九重天地位举足轻重。但最令仙友们艳羡的却是他膝下那八个儿子，个个俊美挺拔，能文能武，司掌重要仙职。紫微帝也十分注重格调，从他给几个儿子取名字这件小事上就可见一斑。

以辰为名，代表他的儿子犹如星辰一般璀璨，又暗含了他的仙职。以十二地支排序，显得长幼有序，又能让人轻易联想到是他的儿子。比如子辰，说的就是他的长子。至于次子就……

孤月从树上下来以后，丑辰捶着桌子强调：“说了多少次，在外要叫我俊辰！”

孤月闭紧了牙关，死活不妥协：“我觉得丑辰就很好听啊。”

其他人纷纷附和。

丑辰暴吼：“你们不排老二，当然不知道我的痛苦。有本事跟我换个位置试试？”

“长幼有序！”老三寅辰淡淡表示。

其他人纷纷赞同。

菩提花开，落英缤纷，紫微帝家这场聚会就在丑辰的咆哮声中展开了。

紫微帝后盼生女儿盼了几万年，却接连生了八个儿子。好不容易，老天垂怜让她于一千多年前怀上了第九胎，还是一个女娃。这一胎刚怀上，紫微帝后在随紫微帝下界游览时却不慎被魔族偷袭，重伤之下胎儿差点保不住。

随后，紫微帝后在下界一处灵境中休养数月，终于诞下第九个孩子。

紫微帝当即宣布，这是他最后一个孩子，并为她取名孤月。合着几个哥哥的名字，便是众星拱月的意思。

但这般被紫微帝后疼在心尖尖上的人，却从出生起便被紫微帝下放到灵台山修行，九重天上，甚至没人知道她的存在。紫微帝严令孤月不许对外透露自己的身份，若有违反，便将其逐出家门。搞得每次哥哥们来探望她，她都得假装是私会心上人。

好在，她的八个哥哥，除了子辰对她冷淡以外，其他七个哥哥都很尽责，每年论道日只要有空，都会到灵台山和她一聚。

今天紫微家七人均带了礼物过来，围在桌子边轮流给孤月献宝。这一幕落入了从论道台溜到花园无聊闲逛的英招神君眼底。

英招神君也是仙界的一朵奇葩。他司的是昆仑山副山神之职，位居陆吾之下，可为人却极为不负责任，只要能偷懒，绝不干活。这也罢了，此神君还十分喜欢拈花惹草，所经之处必定有女仙跟他有过一腿。

其实灵台山论道会对于英招这种执迷风月的人来说，是没有半点吸引力可言的。他今天离开昆仑山主要是因为听说灵台山有一个仙婢迷倒了紫微帝的七个儿子，耐不住好奇，想来见识一下。

透过垂下的柳枝，英招总算见到这女子的庐山真面目，倒是个十足的美人，即便穿着道袍也难掩丽色。

英招自认已经够风流成性了，然而眼前这女子才是开天辟地的大师级人物。他默默离开，走了几步，又忍不住回头看了那女子一眼，心道有机会单独相处一定要

向她好好请教一番。

英招刚离开，有弟子便着急地冲进花园：“孤月，玄渡师兄找你呢。”

灵台山能稍微管得住孤月这性子的，也就只有那一板一眼的大师兄玄渡了。

孤月浑身一抖，将桌上的礼物扫进乾坤袋，回头叮嘱几个哥哥：“先别走，万一有事要保住我！”看到他们一致点头后她才放心离开。

2

进了戒律室，孤月立刻扑通一声跪下，声泪俱下：“师兄，我错了。”与玄渡对垒，她已经有了经验，先认错认栽总是靠谱的，千万不能嘴硬，等到他祭出捆仙索，那就一切都晚了。

“你还知道错？”玄渡一贯面瘫的脸有了表情，冰冷中透出抹怒色。

老实说，这回孤月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今年来论道会的仙君个个谦恭有礼，大约是前几年已经得到教训，性子收敛了许多，也不敢指使她去擦鞋倒茶什么的。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孤月也没有招惹他们。

戒律堂中燃着三炷檀香，袅袅香气熏得孤月眼神迷离，脸上表情凝滞了一下。

见她没反应，玄渡气得咬牙切齿：“你还装傻？陆吾神君刚刚到山门就被你的玄天八卦阵困住，为了脱阵差点没把山底的守护神兽给惊动了。你到底跟他有什么深仇大恨，居然布这么大阵仗等着他？”

孤月抬起头来反应了一瞬，解释道：“这真的是个意外，师兄。我见都没见过这位神君，怎么会捉弄他？”她明明在山门数清楚了人头，确定一个人也没少，这才设下阵法免得有人来打扰，怎的这位神君就撞上来了？

玄渡蹙了蹙眉，冲她咆哮：“那还不赶紧去道歉，要我替你善后吗？”

孤月连滚带爬跑出了戒律室，可是论道台上怎么也没找到这位陆吾上神的影子。

孤月赶紧捏了个瞬移的术法过去。只见山门处腾起一朵祥云，金丝玄袍的上

神立在上方，背影凛然孤傲，长发飞起如墨色弥漫。一条赤色蛟龙盘旋在他脚下，探起脑袋至他身侧，似是在卖乖。他微微侧首，宠爱地摸了摸它。

孤月慢吞吞伸手喊了声“且慢”，声音压得极低极细，瞅着陆吾钻入云层之中，才放声尖叫：“回来啊，上神，小仙还没跟您道歉呢。”

可这一套解释在玄渡师兄那里完全说不过去，恼怒之下，他用捆仙索将她倒吊在了山门的巨石上，走过路过的弟子们都不愿错过这精彩的一幕。

孤月咬牙扛着血液倒流入脑子引发的晕厥，心想，老祖都不舍得这么对我，好你个玄渡竟敢以下犯上。等本公主恢复身份，非把你整个身心俱残不可，随后又哀怨地想，老祖论道讲究个开弓没有回头箭，今天估计是没什么时间来搭救自己了，只能盼着自己几个哥哥发挥点作用了。

没想到，她脑充血了半天，七个哥哥一个接一个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

三哥寅辰向来说话委婉，主动当代表过来劝她：“父君不许我们亮明你的身份。山有山规，我们也不好干涉玄渡。不过你放心，我方才去论道台听了下，老祖已经讲到了《上清经》，估摸着今晚你就能被放下来了。”

孤月愣了愣，又听丑辰附和：“对对，为防老祖忘记，我已经托付了一位弟子，让他一定要提醒老祖你被吊在山门的事。”

就连最宠爱她的五哥也无奈地凑过来，温言宽慰：“你别老这么垂着，容易脑充血。运用下你的腰力，偶尔做做仰卧起坐就没那么难受了。”

言下之意，就是他们已经全体放弃，打算任她自生自灭了。孤月凄厉地吼道：“不！”七人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灵台山地处极西，夜色来得有些迟，月光洒在山门，佛轮花一簇簇竞相开放，吸收了月华后，吐出幽然朦胧的光晕。偶尔有几只飞蝇不识相地掠过，花盏猛地一收，飞蝇便沦为美餐。

第三百八十只飞蝇惨死在孤月眼皮底下的时候，论道台上终于传来散会的钟声。孤月赶紧扭动身躯，脸贴在巨石上，生怕被人记住她的样子。饶是如此，当

那些仙君从她面前走过，一个个憋不住笑出声的时候，她还是觉得颜面尽失。

未几，老祖便让玄渡将她放下来，命她到经室抄经，权作惩罚。

这千年来，孤月已经不知抄了多少部经书，但她愣是修炼出“经书笔下过，酒肉心中留”的境界。这才抄了一个时辰，已经饥肠辘辘，恨不得下山打只野鸡来吃。又想到今日丑辰说，下个月九重天将有一场盛会，是天帝为最小的女儿碧落公主举办的成人礼，排场极大，四海八荒的神仙都收到请帖了，她顿时又没有心情吃野鸡了。

同样都是女儿，待遇就差这么大呢？

据说，当年她被下放到灵台山，母后也试过跟父君大吵，可父君却说她命薄，不能娇宠，须得借个低下的身份，到下界放养着，方不至于夭折。父君掌日月星辰，推演命数之事，自然不在话下，这些年她也认了。不过如今她已经渡过了近千个年头，再用夭折这个理由将她困在灵台山，未免说不过去了吧？

想到这，她打开经室的窗子，召唤出青鸾，将一颗小珠子丢进它的嘴里：“把信送到柷阳山给丑辰，早去早回。”

七天后，丑辰的火凤衔着回信落在孤月窗前。她取了火凤口中的珠子，双指捏碎，一道金光闪过，几个大字浮在空中：“赴宴之事已办妥。”

3

孤月并不知，丑辰这简简单单的七个字，实际上是用血泪换来的。当天收到信，他忙不迭就从柷阳山赶回中天紫微殿，向父亲恳求带她一起赴宴，被一口否决。但丑辰这人素来执拗，穷尽各种办法后，他却终于成功地惹恼了他老爹，被关进了大牢里。

事情的转机却是他被放出来那天，大哥子辰轻描淡写问了一句：“在灵台山这么多年，孤月的性子想必已修得稳重许多了？”

丑辰琢磨着这句话，觉得甚为微妙，便不失诚恳而真挚地回他：“恩，比起

你上一次去看她的时候，确已沉稳许多。”

子辰并未多说什么。然而隔天，紫微帝便突然回心转意，同意丑辰带着孤月赴宴，但她只能以随身仙婢的身份出席。丑辰立刻从紫微殿内拿了婢女的衣裳首饰，连同那封信，让火凤一并送给孤月。

三月初三，春浓转暮，菩提花落，却挡不住四海八荒有名有地位的神仙上天赴宴的热情。孤月抱着礼盒，坐在火凤背上，望着一路飞过身边的神仙，对丑辰唏嘘道：“你说，待我回到九重天，重获身份的时候，能不能让父君也给我办一场这样的宴席？不用规格太大，关键是人多礼到就行。”

丑辰躺在火凤背上，斜睨了她一眼：“父君说你命薄，给你搞这么一场，估计第二天就会招来横祸，你确定？”

孤月撇了撇嘴。丑辰顿了顿，又嬉皮笑脸续道：“不过我们紫微殿的小公主，即便不整这些虚的，也绝不会叫人小看了去。”

听到这，孤月整个人又精神了起来，一路哼着歌穿云而过直上九重天。

此番宴席正布在瑶池旁，水面倒映着缥缈霞光，四处花香弥漫，祥瑞禽鸟掠过天际，叫声犹若银铃般清脆。因来得太早，离宴席开始还有一会，孤月便随意在瑶池边坐下，看着池面倒映的自己，颇为自恋地对丑辰道：“你说我这样的相貌，怎么看也不像个仙婢吧？”

等了半天没人回话，一转头就发现，丑辰已经不在自己身后了。她环顾四周，才发现丑辰被一个貌美的仙子拦在树下。那仙子秀发上簪着朵白兰花，似是新寡，眼底眉梢也带着几分忧愁。

孤月猛然想起，九重天有位静姝仙子，百年前被天帝许配给一位上神为妻。岂料两人还没成亲，那上神下界巡查时却被魔族妖女给迷惑住了，堕入魔道，最终断送了性命。

这桩婚事原也该作废，却没想到这静姝仙子倒重情重义，还为亡夫守着寡。

孤月往四周环顾了下，担心有人瞧见丑辰跟个寡妇站在一起，对他的名声有所连累。确定附近没人后，想再回头继续关注下一步进展的时候，两人却都不见了。

她只能百无聊赖地四处闲逛，逛累了便随意在瑶池附近找了棵树歇脚。

其时，瑶池边支了个小棚，供仙娥们在此浣洗些锅碗瓢盆。孤月正眯眼打盹，忽听得一声清脆的瓷器落地声，然后便是掩饰不住的啜泣。她刚睁开眼，便见一位白衣仙官缓缓走到棚下，他望着一地碎片，表情冷然。

打烂东西的仙娥立刻跪下求饶，哭得梨花带雨，其他仙娥也赶紧帮着求情。

这种情况，孤月觉着，那仙官随便训两句也就过去了，便没放在心上。谁知她刚收回目光，就听到那仙官冷漠道：“要是每个人犯了错哭一场就可以免罪，那本座岂不是很清闲？别废话，去刑罚殿领二十鞭子。”

孤月的目光上下打量了那仙官一遍，觉得他长得还算好模好样，怎的脑子有病，打破个烂杯子就罚人二十鞭子？

那仙官说完话，转身走到宴席中，扫了桌上的果品一眼，招来另一队仙娥，面上怒容更盛：“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今年的七花果结得最好，要将其放在最上面？你们是不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

仙娥们吓得脸色发青，一个个头都快摇断了。

“既然不是，还不将其换过来？难不成要我替你们做这些事情吗？”

仙娥们被他这一吼，慌忙到各桌将果品重新布置一番。那位仙官又继续巡视，所到之处，仙仆仙娥哀号不断。

孤月睡意全消，从树上轻飘飘地落下。在灵台山这些年，她无数次想过自己如果恢复身份，定要大摇大摆地欺凌弱小，万万没想到，仗势欺人竟如此讨人厌。她没有别的优点，就是雷厉风行，遇到看不顺眼的人，一刻也等不得就要上前教训。

4

眼见那位仙官巡了一圈，已然安排好一切，正想离开。恰巧，他对面走来一个貌美婀娜的仙子，孤月弯起嘴角，一只手在水袖里结了个法印，轻轻一弹，那仙官踉跄了下，立刻扑进了仙子怀里。

孤月原以为那仙子会立刻给他一个耳光，没想到两人只是互相弹开，面上俱有羞色却没了下文。而且四周的仙友各聊各的，居然没人发现这一切，太可惜了。她转了个圈，双手拢起，结的是个释迦之印，而且用了三成力气，这回力道大得直接将两人冲上了半空。

所有人都愣住了，双眼圆睁地看着这一幕。说时迟那时快，那白衣仙官在空中翻了个身稳住身体，随即长袖一抄，立刻将那位仙子抱在怀里，两人一圈圈地转下来。那仙子脸上的红晕更深，含情脉脉地看向抱着自己的人。

孤月张着嘴，忽然觉得自己搞错了。她只能迅速地又施了个法，打算冲散两人。

没想到，这回她的法力还没冲到白衣仙官周围，却被他挡了下来。他仅用一只手，便把那凌厉的劲风阻隔在外。

孤月微露惊讶之色。倒也不是她自负，从出生起她就与其他人不同，仙基浑厚，任何需要强大修为驾驭的仙法，对她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丑辰常羡慕嫉妒恨地表示，她这哪里是命薄，分明是天王老子的命。而据寅辰分析，整个九重天能抵御她法力的人，两双手绝对数得过来。

孤月忽然觉得有些后怕，她该不是那么倒霉，惹上个大人物了吧？

眼见两人的法力在空中似两个琉璃罩撞击在一起，谁也不让谁，她既怕加大力气伤了人，又不敢轻易收手，恐被反噬成重伤。幸好她隐在人群中，施法时为掩人耳目循的又是隔山打牛的方式，一时半会还没人发现是在作妖。

渐渐地，她开始担心被人发现端倪，不自觉地慌张了起来，而当目光对上半空那位白衣仙官的时候，更是吓得连忙躲闪，差点遭受反噬之际，有人在她背上轻轻拍了一下，一股劲力瞬间传至她的指尖。空中那位白衣仙官身子偏了偏，仙力具象出的保护罩随之破碎，他连带着怀里抱着的女仙一起滚下来，长发垂下的那刻，几片曼陀罗花瓣也落在他肩头，衬得他更是清雅无比。

那貌美的仙子着地后，羞得像一朵红莲，转头跑开了。